四庫全書

史部

兩漢刊誤補遺卷四

宋　吳仁傑　撰

柏封

表列柏封與義和同在第八仁傑按天問帝降夷羿革孽夏民又云馮珧利決封豨是䠶封豨謂伯封也左傳曰有仍氏生女黰甚美后夔取之實生伯封又曰曰后緡逃歸有仍生少康焉然則帝相與后夔皆取有仍氏

之女而少康伯封同自出也伯封之亡雖其貪惏忿纇有以自取后羿所為滅之者亦以其黨于帝相而不附已耶羿既獲伯封而用之以祭故天問繼之云何獻蒸肉之膏而后帝不若蓋伯封雖不肖而以羿滅之則為非幸此帝之所以不若而羿不旋踵亦見烹于其臣歟

羿奡

表于第八列逢門子第九列羿浞奡師古曰羿有窮君也奡音五到切楚辭所謂澆者也仁傑按說文羿射官

也陶唐夏后氏各有一羿孟氏書逢蒙學射于羿思天下惟羿為愈己而殺羿此堯時羿也寒浞虞羿于田殺而烹之此有窮后羿也二人俱嘗為射官又皆不得其死故世或以為一人正自不然而奡亦非所謂澆者奡在禹稷之前與堯時羿並世澆則寒浞因有窮后羿之室而生者也書稱無若丹朱傲惟慢游是好傲虐是作罔水行舟朋淫于家按此文上云丹朱傲下又云傲虐傲雖凶德一言足以盡之何至申言之乎陸德明音義

于丹朱傲云字又作奡乃知丹朱奡為兩人名朋淫云者指此兩人言之南宫适言奡盪舟則罔水行舟之事是已奡在禹前故禹舉之以戒舜南宫适舉之亦先羿奡而後禹稷然則表于堯世當列一羿自于夏世列有窮后羿堯世列奡次于羿而夏世列澆次于浞如此為允石林云南宫适言羿善射孟子言羿死于逄蒙特强有力之人耳篡夏之事葢無有出于野人之言如石林之說是合兩羿為一人且不悟有窮后羿之為諸侯也

書言其距太康于河則豈特一强有力之人而止耶

太顛

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宫适師古曰太顛以下文王之四友仁傑曰表于四友後又列師尚父此誤也太顛與師尚父豈異人乎書大傳曰散宜生南宫适閎夭學于太公望遂見西伯于羑里故孔子曰文王得四臣臣丘江得四友鄭康成謂周公曰君奭舉虢叔以下五人而不及太公者太公教文王以大德周公謙不可以自比誤

與表同

五則

律歷志以冬智為權夏禮為衡秋義為矩春仁為規中央土信為繩仁傑按志言五則揆物有輕重圓方平直且曰規矩相須準繩連體權衡合德而獨置準不論其可哉今易之曰冬為水水為禮禮者齊齊者平故為準夏為火火為信信者誠誠者直故為繩秋為金金為義義者成成者方故為矩春為木木為智智者動動者圜

故為規中央土于時為四季于五常為仁仁者容容者重故為權而衡附焉李尋曰水為準平說文水準也準一音水志言權本起于黃鍾之重而生規規準繩天文志亦以黃龍為權實居中宫然則以準為水權為土非臆論也五常配五行之說仁傑已著于洪範辨中茲弗復載

既生霸一

律歷志惟四月既旁生霸粤六日庚戌顏注謂此今文

尚書孔穎達云漢世謂之逸書仁傑按朔後月明生而魄死望後月明死而魄生故記日者日在朔後則以朏與死魄先之日在望後則以望與生魄先之武成曰厥四月哉生明繼之以丁未又繼之以庚戌最後乃言既生魄魄與霸同孔傳以哉生明為四月三日丁未為十九日庚戌為二十二日既生魄為十六日其先後失次甚矣蓋既生魄至受命于周此十四字在丁未祀于周廟之前當云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既生魄

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丁未祀于周廟先言既生魄而後繼之以丁未庚戌如此乃當于義不然反不若逸書之為有序也

既生霸二

乙巳旁之故武成篇曰惟四月既旁生霸粤六日庚戌仁傑按自乙巳至庚戌是為六月書作丁未祀于周廟越三日庚戌自丁未至庚戌乃四日也孔穎達云召誥言越三日者皆從前至今為三日此從丁未數之日為

四日三當為四由字積畫之誤隸續云丁未越三日庚戌則是去丁而不數處士嚴發碑云戊申朔五日癸丑者正用武成句法援此碑舍召誥之正理而從武成之誤文亦漢人好奇之過

既生霸三

志言四月甲辰望則丁未為十八日庚戌為二十一日與孔傳不同

案前篇言孔傳以丁未為十九日庚戌為二十三日既生魄為十六日其先後失次攷漢志謂四月己丑朔為月甲辰望則甲辰乃十六日丁未為十九日庚戌乃二十二日未嘗與孔傳不同惟

謂乙巳旁之則是十七日非十六日耳此十八日二十一日云云未審朔在己丑望不在十五日與漢志差一日其誤亦不可不辨

仁傑按此志上文引武成篇粤若來二月既死霸案三月漢書作三月攷尚書孔穎達疏引志文亦作二月與此可並證其證粤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孔傳以甲子為二月四日今逸書以為五日志據歷而言謂庚申二月朔四日癸亥如此則逸書所云是也逸書此一節書皆無之無攷書所載始言一日是繼之以四月始言于征伐商便繼之以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中間克討事蹟月日都不及之

亦太疎略矣逸書二月甲子朔雖未必本真豈尚得其彷彿耶

方明

誕資有牧方明如淳引覲禮方明事仁傑按儀禮諸侯覲于天子為宫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方明者木也設六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黒上玄下黄此蓋明堂之制也鄭康成但以為會盟之儀夫明堂所以祀上帝及五帝而因以覲諸侯

者也今知其為會盟之儀而不知其為明堂是知二五而不識十也明堂者以其加方明于其上壇而不屋故曰明堂宫謂壝土為埒而已荀卿書曰雖為之築明堂于塞外使治可矣楊倞注明堂壇也謂巡守至方嶽之下會諸侯為壇加方明于其上然則方明之為明堂先儒其知之矣覲禮一篇載明堂之制為宫為門為壇高深廣袤與夫神明之象圭幣之儀車旂之制諸侯及上介之位天子祀方明拜日禮月祭天祭山丘陵祭川祭

地之禮莫不具備且其制簡而易行若舉而行之使天下之人復見三代之盛禮豈不甚可喜仁傑紹興中嘗以先人治命為圖以獻今藏之秘府云

樂師

禮樂志殷紂云云樂官師瞽抱其器而犇散或適諸侯或適河海師古曰論語云太師摯適齊云云少師師陽擊磬襄入于海云諸侯者追繫其地刊誤曰顔云追繫其地是謂周以來未有齊楚秦蔡也不亦謬乎仁傑按地

名齊楚秦蔡雖商紂世固已有之但未為國號爾然摯干繚缺等實非商人史記禮書言仲尼沒後受業之徒沈湮而不舉或適齊楚或入河海用是攷之受業之徒蓋魯樂師實以雅樂受業于孔子者也故稱師摯之始洋洋盈耳又語魯太師樂此太師摯也學師于琴襄此擊罄襄也按殷本紀紂世固嘗有太師少師抱樂器立犇者矣然非摯與陽蓋太師疵少師彊也人表亦列此二人于師摯八人之後然則志文言樂師犇散未為失

之第誤合兩事為一不當又云或遣諸侯或遣河海耳

方丘

禮樂志祭后土于汾陰澤中方丘也師古曰祭地以方象地形仁傑按郊祀志祠官寬舒議親祠后土宜于澤中圜丘于是立后土祠于汾陰然則汾陰之祠實用圜丘今云方丘傳寫誤也封禪書曰天好陰祠之必于高山之下時地貴陽祭之必于澤中圜丘乃知汾陰之議蓋有所祖學者但見周官書奏樂于圜丘方丘以禮神

示謂圜丘以象天圜方丘以象地方于是改漢史之文以從周官之制不知武帝祠汾陰之日周官書猶未出也顔監依文解釋不以寛舒本議及八神之說攷訂其誤通鑑元鼎四年載立后土祠于澤中圜丘此爲不失其實案是篇舊列第八卷貨殖傳旾布篇後今依漢書次序移此

房中歌

安世房中歌十七章刊誤爲區分之一章多或十句八句六或六句四句未有用奇數者獨王俟秉德章一章

七句仁傑按既醉詩及下文安其所章皆用疊句此章當云王侯秉德其隣翼翼其隣翼翼顯明昭式書本脱誤今改定作八句又大海蕩蕩今賢愉刋誤曰依注當有蕩蕩愉愉字故定作大海蕩蕩章一章六句仁傑按大海蕩與大山崔相偶成文又安其所章亦云高監愉樂民人注言有愉愉之德然則解蕩為蕩蕩愉為愉愉自是文勢如此恐只當用三字句讀之亦與下文叶今改定作富句

富媪

后土富媪張晏曰坤為母故稱媪刋誤曰言后土富媪者由漢以土德也仁傑曰媪當作熅字之誤也見賈誼新書按字書熅有兩義一曰烟熅天地合氣也一曰鬱煙也富熅以烟熅為義后土富媪昭明三光即新書天清澈地富熅物時熟之意晏謬說矣志載泰一壇三陔五帝壇環居其下各如其方此章言帝臨中壇繼之以青陽朱明西顥玄冥四章蓋祠五方帝所歌也師古以

帝為天神刊誤以為天子皆與志不合此帝謂下方以帝月令中央土是也

媪神

惟泰元尊媪神蕃釐師古曰泰元天也媪神地也仁傑曰泰元媪神果如顔説下文何為復言經緯天地乎泰元者泰一也泰一與天地並而非天也志載天子祠三一天一地一泰一又載其贊饗曰天增授皇帝泰元神筴皇帝敬拜泰一又為泰一峯旗命曰靈於故此章顛

末有泰元及靈旗之文然則熅神字亦當作熅而以鬱煙為義可也熅神者鬱煙以祀神東京賦所謂致高煙乎泰一是已禮祭者以煙為歆神始祀泰一之禮可乎祀天故燎熏皇天皐揺泰一揚子雲以為並稱云

銚

禮樂志銚四會員李奇曰疑是蔡章昭曰銚國名師古曰韋說是也銚音姚仁傑按韋以銚為國名徧攷諸書不知所出說文但謂銚為田器世本乖作銚莊周書銚

鎒于是乎始修詩𢞩乃錢鎛又其鎛斯趙毛注謂錢為銚銚與鎛相須為用者故詩人言鎛必以是兼之疑古銚趙通時所罷四會員楚巴齊蔡皆國名則銚之為趙理或近之或謂前已言邯鄲鼓員此不應駢出按前有淮南鼓員後有楚四會員淮南故楚地其比也

仟伯

食貨志商者壞井田開仟伯師古曰仟伯田間之道也張晏曰商鞅開立仟伯令民各有常制仁傑曰晏説誤

也仟伯開而井田壞正以無常制耳董仲舒曰商鞅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仟伯貧者無立錐之地故欲限民名田蓋爲是也按井田之制受之于公毋得粥賣故王制有田里不粥之文一夫所耕不出百畝故受田以此爲率二者之制所以使民均一而無貧富之殊至秦不然民田既得賣買又戰得甲首者益田宅五甲首而隸役五家兼并之患自是而起民田多者至以千畝爲畔少者乃以百畝爲畔無復限制而井田壞矣志

又曰商賈亡農夫之苦有仟伯之得師古曰仟謂千錢伯謂百錢按此亦田畝之仟佰耳蓋百畝之收不過百石千畝之收不過千石而商賈操奇贏取倍息其所入豈止百畝千石之得哉過秦論起仟伯之中言其技起于隴畝正前所謂仟伯而史記索隱乃以為千人百人之長亦非也

甽襲

食貨志趙過為代田一畝三甽師古曰甽壟也仁傑按

鄭氏注攷工記曰古者甽遂之間通水又曰甽上高土謂之伐其壟中曰甽由是言之壟者甽上高土甽者壟中通水之道而非壟也顔于劉向傳忠臣雖在甽畝釋云甽者田中之溝也此以為壟何哉疑有脫文當云甽壟中溝也

上壽一

郊祀志天子還坐明堂羣臣更上壽仁傑按兒寛傳議巡守封禪之事上以問寛乃自制儀既成拜寛為御史

大夫還登明堂寬上壽云云事在元豐元年與志相應然此年祀太山用乙卯丙辰而寬上壽之辭乃云癸亥甲子則似可疑寬之言曰臣聞三代改制屬象相因間者聖統廢絶陛下發憤合指天地志載元封七年改議正朔寬與博士議云云與寬上壽辭大略相似議既上乃改元太初然則以寬上壽為元封之元年者非也臣瓚解武紀降坐明堂云泰山東北阯古時有明堂處蓋元封初元猶未有明堂故瓚以古明堂曲為之解

上壽二

寬上壽之辭所當堂時事日月可以攷見大抵皆在元封二年以後如祖立明堂辟雍宗祀太一此謂作堂汶上祠泰一五帝于明堂也事在元封二年又曰六律五聲幽贊聖意神樂四合各有方象此謂立樂府協音律也事在太初元年又曰發祉闓門以候景至癸亥宗祀日宣重光此謂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冬至前一夕也又曰上元甲子肅邕永享此謂甲子朔旦祀上帝于明

堂也然則寬之上壽不在元封元年而在太初元年非四月丙辰而實十一月甲子也通鑑亦誤書于元封改元之歳

南嶽

舜五月廵狩至南嶽南嶽者衡山也禹遵之又曰上登禮灊之天柱山號曰南嶽師古曰武帝以天柱山為南嶽郭景純注爾雅霍山云即天柱山仁傑曰如志文及注所云是謂南嶽之稱在虞夏則衡在漢則霍也要其

實不然虞夏所祠在霍所衡伏生虞傳曰中祀大交霍山鄭康成注謂五月南廵守所祭夏傳曰禹奠南方霍山鄭注謂奠祭也然則天柱之為南嶽非武帝創祀兹山特修虞夏之舊耳其後孝宣詔祠官歲祠肅宗廵守望祀亦皆在灊晉升平中何琦上疏曰五嶽惟灊之天柱在王略之内舊臺選百户吏卒以奉其職中興之際常遺禱賽宜修舊典隋志方澤從祀衡山爾大史公班訖隋南嶽之祀常在灊霍至唐始祠衡山爾大史公班

孟堅及孔安國書傳皆注衡山者殆是祖述職方九州之鎮而云不知嶽與鎮固自有別也爾雅釋山首言五山之名江南衡河南嶽此蓋五方之鎮同于職方所載者至後言五嶽則南曰霍西曰華而衡與太嶽不與焉故隋志從祀霍嶽華嶽之外又有衡鎮太嶽鎮最爲得禮也或謂衡山一名霍山斯又不然爾雅謂山大而高曰嵩大山宮小山曰霍二嶽正以是得名今天柱一峯介于衆山之間若小而獨高四望綿互數百里皆大山

相與環拱其下此豈他山所得而名者哉景純云衡山自別名峋嶁王彦賓攷訂弗審妄下雌黄謂灊霍因武帝彈逺始以為南嶽爾雅當舉衡山而反舉霍山是以知此書非周公之作紕哉斯言也

昆侖

公玉帶上黄帝時明堂圖為復道上有樓名曰昆侖于是作明堂汶上如帶圖仁傑按明堂者壇也司儀職曰將會諸侯則命為壇三成鄭康成曰成猶重也三重者

自下差之為上等中等下等爾雅丘三成為昆侖古之所謂昆侖者蓋如此而公玉帶乃為復道上有樓甚者紛爭于堦闥户牖之間與夫依倣象數之類不知古所謂明堂者未始施屋室也書曰厥子弗肯堂堂矧肯室蓋公玉帶之前堂未為屋室之稱如玉堂殿止謂以玉石為基耳是後乃以畫堂至新莽遂改于未央殿殿曰王路堂而名實自此外矣

兩漢刊誤補遺卷四

兩漢刋誤補遺卷五

宋 吳仁傑 撰

封禪

郊祀志申公曰封禪則能仙登天矣丁公曰封禪者古不死之名仁傑按封者封土而為壇禪者除地而為墠封禪即方嶽明堂之異稱耳而方士之說乃謂封禪可以登仙而不死故世主樂聞其說而甘心于此是非方

士之罪儒者不能正名名之過也霍去病伐匈奴封狼居胥山禪于姑衍師古曰積土增山曰封為墠祭地曰禪又可以是為不死之名耶

太歲一

天文志歲星曰東方晉灼曰太歲在四仲則歲星行三宿在四孟四季則歲星行二宿仁傑按淮南書論太陰在四仲四鉤與晉說同則太陰即太歲也天官書攝提之歲歲陰左行在寅則歲陰亦太歲也淮南書又謂太

陰或曰青龍或曰天一則青龍天一亦太歳也凡天官書所謂歳陰淮南所謂太陰青龍天一皆為太歳之異名而天一又謂之陰德其名之不一如此

太歳二

天文志直斗口三星若見若不見曰陰德或曰天一仁傑按淮南書所謂元始建于甲寅又曰天一元始正月建寅則淮南書所謂太陰天一其説蓋本于志所載陰德天一之星也然淮南不名天一為太歳又自以咸池

名之其行度與天一正爾相違天一左行十二次每歲一移終而復始寅年在析木卯年在大火咸池右行十二次凡一歲間三歷四仲之月寅月在酉卯月在子丑月在午子月在卯此其所以異也洪丞相隸釋云咸池經星不可離次周流四仲當是其神爾仁傑于天一亦云

太歲三

淮南書鵲巢鄉天一博物志鵲背太歲埤雅鵲巢鄉天

一而背歲則天一又似與歲不同仁傑按淮南書云天一可嚮而不可背故謂鵲巢知所嚮博物志作于後則鵲知太歲義出于此矣以嚮為背傳寫失之而埤雅乃以天一與歲為二殆兼采淮南博物志之說而未之決擇耶王充書載移徙法云抵太歲凶負太歲亦凶則嚮與背皆不可矣大抵陰陽者流使人拘而多忌而其說又自不一此類是也

咸池一

天文志東宮蒼龍南宮朱鳥西宮咸池北宮玄武仁傑按蒼龍總東方七宿言之朱鳥玄武亦各總其方七宿而言至咸池則別一星名自在二十八舍之外晉天文志所謂天潢南三星曰咸池魚囿者是已此豈所以總西方七宿者哉今以咸池與蒼龍朱鳥玄武並稱又列參白虎于昴畢之後何其類例之駁也

咸池二

志載西宮咸池隸釋華山碑用其說云歲在戊午名曰

咸池洪公援志文證其為胃昴畢三宿謂歲星以五月與胃昴畢晨出東方而以午年舍其分故以咸池為名仁傑按古者謂朞為歲取歲星行一舍十二年周而復始也以史記歲星次舍推之則歲陰在午歲星居酉正當胃昴之分然歲星又自有超舍之説按按左傳襄公十八年丙午是年歲在豕韋則歲星自居亥而當室畢之分矣此碑所用歲名以史記歲星次舍言之則可爾

戎叔

天文志戎叔為孟康曰戎叔胡豆也仁傑按春秋齊侯來獻戎捷穀梁曰戎叔也疏謂管子以戎為豆范氏云據彼傳及注意似不以戎為豆劉原父云齊伐山戎乃取其豆歟疑穀梁所解此戎者即北狄也北字類狄字類叔傳寫訛謬又并為一字耳然戎叔自后稷時有之非始于齊侯詩曰藝之荏菽爾雅曰戎叔謂之荏菽郭璞樊光舍人李巡皆云胡豆孫炎云大豆也詩正義謂璞等以戎是夷名故以為胡豆即如郭言齊威始布其

種則后稷所種者何時絶乎禮有戎車不可謂之胡車然則戎叔當謂大豆孟説非也

魏舒

五行志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翟泉魏子莅政云云魏獻子田于大陸焚焉而死師古曰因放火田獵而見燒殺也仁傑按志所載田于大陸焚而死國語文也内傳亦載此事云田于大陸焚焉還卒于甯觀此則非因獵被焚而卒禮季春出火爲焚也註謂焚者焚萊志本

指言舒以諸侯之臣而代天子大夫莅政是爲貌之不恭故不旋踵而卒大歸不過如此

三虢一

地理志本注曰北虢在大陽東虢在滎陽西虢在雍州左傳曰義曰宫之奇言虢仲虢叔晉語稱文王友二虢則虢國本有二仁傑按虢本有二今志以爲三者外傳稱虢鄶爲大是其一也西有虞虢是其二也春秋書郭公高誘曰郭古文虢字是爲三虢經書郭公于文爲缺

而傳復逸其事莊公六年秦武公之十一年也是歲滅小虢事見秦本紀注引西虢在雍州為證疑此即所書郭公水經謂雍縣虢叔國平王東遷自此之上陽為南虢非也

三虢二

後漢志亦陽三虢滎陽有虢亭虢叔國云者東虢也大陽有下陽城虢邑云者北虢也陝縣本虢仲國云者則志所謂雍州之西虢而秦本紀所謂小虢者也滎陽鄭

分陜秦分而大陽晉分也故滎陽之虢為鄭所滅陜縣之虢次為秦所滅大陽之虢最後為晉所滅然則虢國不止有二矣蘓黄門云扁鵲見虢公或疑其妄然戰國之際𦻐亡久矣而孟嘗君稱𦻐公安知是時無虢公者哉是又在三虢之外

三虢三

孔穎達解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云仲叔皆文王時虢君字也外傳載史伯云虢叔恃勢内傳載虢叔自北門入

王命虢仲立晉侯𩔰達謂不知誰是仲後誰是叔後仁傑按左傳虢仲芮伯梁伯伐曲沃芮梁故地在馮翊與弘農相邇秦滅虢後芮梁數朝于秦故帝王世紀以西虢為仲而後書亦以陜縣為仲國審爾則滎陽大陽二虢為叔國矣凡傳稱虢仲者即仲之後稱虢叔者即叔之後蓋仲叔雖始封君之字後世子孫因用以為稱如趙盾之字為孟而其後皆稱趙孟也東虢北虢皆為叔後者豈東虢為鄭所滅而王復封其後耶

三虢四

公穀二傳以郭公赤失國而歸于曹𦚟黄門云先書赤歸于曹而繼之以郭公非辭也仁傑按秦滅小虢後十九年春秋乃書郭公疑郭公失國之後為寓公于他國至是又有所之故書于經耳魯莊六年郭亡又三年齊桓公始入于齊其後過郭墟而問焉當是時制邑之虢其亡已久下陽之虢猶在則齊桓過而問焉者正秦所滅而春秋之所書也史記正義以小虢為羌別種果羌

也春秋安得書其公爵也哉

仲雍虞仲

地理志亶父長子太伯次曰仲雍孔子謂虞仲夷逸師古曰虞仲即仲雍也仁傑按史記周本紀吳世家所載虞仲仲雍事不同自本紀言之則仲雍為太伯之弟而虞仲乃仲雍曾孫周章之弟也然本紀言太伯弟曰虞仲而世家言太伯弟曰仲雍是虞仲仲雍合而為一人也本紀言虞仲為太伯之弟而世家言虞仲為周章之

弟是虞仲有兩人也紀與世家皆出太史公而自相伐如此太史公采論語春秋傳為書今按左傳宫之奇曰太伯虞仲太王之昭則虞仲為太伯之弟太王之子明矣孔子亦謂虞仲隱居放言與夷齊並稱之曰逸民夫虞仲惟未嘗有國也故與夷齊並稱使其繼太伯君句吳則安得謂之隱而以逸民名之也哉左氏又載子貢之言曰太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髪文身以此推之則虞仲仲雍決非一人虞仲則仲雍蓋太伯之子

嗣有吳國虞仲爲太伯之弟則仲雍蓋太伯之子也孟堅旣承誤于太史公顔注又從而和之過矣

北吳

封周章弟中于河北是爲北吳後世謂之虞仁傑按周章之弟世家作虞仲志作吳中聲轉而爲爲虞仲中古字通則吳中即虞仲矣然周本紀以虞仲爲太伯之弟而世家與志以虞仲爲周章之弟者按周章弟其初必自有名而史失之方武王封周章弟爲虞公本以爲逸

民虞仲之後當時因以虞仲目之如二號之後稱號仲號叔趙盾之後稱趙孟也張守節云周章弟名仲初封于虞後人以國配仲故又號始祖為虞仲如其說則是以曾孫而變祖字恐無是理北吴無亦謂之吴故以北冠之以别荊變之吴如號之分東西耳其轉而為虞則猶號為郭也志以虞為北吴而齊語謂為西吴者蓋在北在西從周所都言之世家曰封周章弟于周之北則以為北吴者以其在鎬京之北鄭語曰當成周者西自

虞號則以爲西吳者以其在成周之西二説所以不同

吳城

河東大陽縣注吳山在西上有吳城周武王封太伯後于此是爲虞公後書本注云吳山上有虞城劉昭補注引帝王世紀曰舜嬪于虞吳城是也仁傑曰大陽吳城班孟堅作吳范蔚宗作虞孟堅以爲太伯後所封皇甫士安以爲有虞之後按左傳少康奔奔有虞虞思邑之于綸注注有虞今梁國虞縣綸虞邑也郡國志虞縣有

綸城史記索隱曰商君所封虞即今梁國虞城然則補注所引誤矣

三江一

吳有三江五湖之利仁傑按國語伍子胥曰吳與越三江環之范蠡曰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耶然則三江五湖吳越所共非吳獨得而有也以春秋內外傳攷之句踐率中軍泝江注吳江也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陳吳王軍于江北越軍于江南注松江也

又越與吳戰于五湖注今太湖也吳伐越越子禦之陳于檇李夫差敗越于夫椒注檇李在嘉興縣夫椒在太湖中傳稱句踐之地北至于禦兒西至于姑篾注禦兒在嘉興縣始蔑在太湖中按吳越相攻其在檇李在禦兒在笠澤則今秀州及吳江縣吳松江也其在五湖在夫椒在姑篾則今太湖也凡今嘉興華亭吳江崑山瀕江一帶之地其南則越之北鄙其北則吳之南鄙吳縣太湖亦然觀此則三江五湖為吳越共地審矣志以會

稽以下八郡為吳地而以蒼梧以下七郡為越地按會稽之吳曲阿毗陵丹徒婁無錫陽羡此吳地也至烏傷餘曁諸曁山陰餘姚上虞海鹽剡由拳大末烏程句章餘杭鄞錢唐鄮富春治回浦則盡越地耳志當如韓魏之于潁川分明之可也

三江二

史記越世家越伐楚楚威王大敗之盡取故吳地至浙江北仁傑按吳故地在今吳松江太湖之北太史公所

云豈以吳伐越嘗至會稽耶句踐棲于會稽韋昭謂山在今山陰南七里是吳師入越嘗絶江而至山陰不止浙江之北而已其實入越與入郢同雖嘗深入其國都而不能有其地然則吳地止于松江非浙江也王仲任曰餘暨以南屬越錢唐以北屬吳錢唐之江兩國界止陳后山詩亦云吳越到江分是皆承太史公之誤

北景

日南郡北景師古曰言其在日之南所謂開北戶以向

日者攷古編云舊唐志景州北景縣晉將灌邃破林邑五月五日即其地立表表在北而日影在表南郡名日南則縣為北景固相應仁傑按唐命太史往安南測候日影夏至影在表南與灌邃同郡得名固以此然王充書謂日南郡有徙民還者問之云日中之時所居之地未能在日南也蓋日南郡縣惟五月日影在南常時影不在南亦不在北故水經云北讀為陰背之背言影為身所背此爾雅所謂岠齊州以南戴日者也漢民徙者

但以常時所見言之北景音訛影水經言是也若列缺倒景則謂日月之光皆倒在下又與訛影音訓不同

輯

藝文志故有輯略師古曰輯與集同謂諸書之總要仁傑按當是時猶未以集名書故此志所載賦頌歌詩一百家皆不曰集晉荀勗分書爲四部案是書因諱宋神宗嫌名荀勗作荀勉今依晉書原文改正其四曰丁部宋王儉撰七志其三曰文翰志亦未以集名之梁阮孝緒爲七録始有文集録隋經

籍志遂以荀況等詩賦之文皆謂之集而又有別集史官謂別集之名漢東京所創按閔馬父論商頌輯之亂韋昭曰輯成也竊謂別集之名雖始于東京實本于劉歆之輯略而輯略又本于商頌之輯云

太學

曲臺后倉九篇晉灼曰西京無太學仁傑曰太學興于元朔三年按儒林傳詔太常議予博士弟子太常請因舊官而興焉爲博士官置弟子員是也先是董仲舒對

策願興太學以養天下之士史謂立學校之官自仲舒發之故武紀以是列之贊語宣紀以是載于議尊號詔文是太學興于武帝時明甚賈誼曰學者所學之官也韓延壽修治學官注謂庠序之舍文翁修起學官招學官弟子注謂學之官舍然則儒林傳所云興舊官及博士官非太學而何下文郡國縣官有好文學者與計偕故文翁傳云武帝令天下郡國皆文學校官烏烏有天下皆立學而天子之都乃反無太學之理紀于元朔五

年書丞相弘謂為博士置弟子員按太常議本文為博士下有官字紀脫之耳通鑑知其誤故武紀書曰博士官蓋取儒林傳文足之也且史載何武等習歌詩太學下博士弟子王咸舉幡太學下孰謂西京無太學也哉其尊事師郡文學官此郡文學之官舍如博士官也師古曰郡有文學官而尊事之以為師豈忘前注耶官當讀作館易官有渝九家作宮蜀作館古官館通

兩漢刊誤補遺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兩漢刋誤補遺卷十六至十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王爾烈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總校官候補中書臣孫溶

校對官中書臣李荃

謄錄監生臣朱衣

欽定四庫全書

兩漢刊誤補遺卷六

宋 吳仁傑 撰

史書令史

藝文志尚書御史史書令史刊誤曰史與書令史二名令有書令史仁傑曰史書大篆也太史籀所作以志攷之蓋太史課試善史書者以補史書令史而分隸尚書及御史也按尚書御史皆在禁中受公卿奏事故下文

云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則所謂史書令史者正以其通知六體書故以補此吏員耳百官表于尚書御史不載令史而後書有之曰尚書六曹有令史三人主書御史中丞有蘭臺令史掌奏則所謂史書令史即主書及掌奏者是已故通典引漢官儀云能通倉頡史籀篇補蘭臺令史滿歲為尚書郎蓋當時奏牘皆當用史書嚴延年傳稱其書史書所欲誅殺奏成于手中貢禹傳亦言郡國擇便巧史書者以為右職又王尊傳司隷

遺假佐藉林謂取内郡善史書佐給諸府則外之郡國内之諸府皆有史書吏以備對奏也今史專以史書為職恐不可為二名

易之嗛嗛

合于易之嗛嗛一謙而四益師古曰嗛字與謙同刊誤曰嗛若與謙字同何為作兩字仁傑按易謙初六爻子夏傳作嗛嗛君子商銘曰嗛嗛之德不足就也不可以矜而秖取憂嗛嗛之食不足狃也不能為膏而祇離

咎也韋昭曰嗛嗛猶小小也疑卦名與鳴謙勞謙撝謙皆當從言從兼而初六嗛嗛則當從口字書謙敬也歉通作嗛不足貌則嗛嗛蓋自視歉然之意子夏傳作嗛嗛本止于初六一爻耳今卦中他字盡作謙則傳者失之商銘作嗛嗛而賈氏本作謙此又因易誤文而遷就其說者也意孟堅所見易本為得其真古文尚書滿招損嗛得益亦與今文不同國語曰陷而入于恭其滿之甚也韋昭注驕為滿恭為嗛舊音嗛口玷切又音謙宋

莒公謂說文作歁食不滿也作謙非前輩于嗛謙之辨嚴矣

將尉

陳勝傳將尉醉師古曰將尉者其官本尉耳時領戍人故為將尉張守節曰尉為將也仁傑按左傳闔閭傷將指正義云謂大指為將指者言其將領諸指也足之用力大指為多故足以大指為將指于時有兩尉故以其大者為將尉猶以大指為將指也晉語祈奚為軍尉謂

之元尉亦以有佐尉故爾雅將與元皆訓大

血食

爲勝置守冢于碭至今血食王莽敗乃絶師古曰至今血食者史記本語王莽敗乃絶者班固之辭史通云陳涉世家稱其子孫至今血食漢書涉傳乃具載遷文即如是豈陳氏苗裔祚流東京乎仁傑按高帝詔楚隱王亡後其與守冢十家則勝固亡後矣世家初不著子孫兩字不知劉知幾何以言之句踐表會稽山以爲范蠡

奉邑事正類此蓋使之尸而祝之耳顏注郊祀志至今血食云祭有牲牢故言血食宋景文公作髙朕贊云與文偶祠血食千古此為得遷固遺意蓋不必其子孫然後血食也知幾工于掊擊古人顧有此誤所不可曉

蒲將軍一

項籍傳英布蒲將軍服虔曰英布起于蒲地因以為號史記索隱曰黥布起于江湖之間服說以為起蒲非也韋昭云蒲姓也仁傑曰蒲將軍陳武也蒲者其封國如

陳賀費侯而目之為費將軍蓋舉其封國耳非姓也楚漢春秋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柴將軍在皇帝後史記取之而漢書不取西京雜記遂云孔費皆假為名舒王淮陰侯詩云但以怯名終得羽誰為孔費兩將軍用雜記語也其實孔將軍為孔藂費將軍為陳賀柴將軍即武也故史記書棘蒲侯柴武大將軍軍而漢書作陳武

蒲將軍二

陳武侯狀以將軍起薛別救東阿至霸上仁傑按武無本傳而蒲將軍事頗與此相應起薛云者謂蒲將軍將兵屬項梁起薛也史載羽遣蒲將軍救鉅鹿而不言其救東阿按章邯圍東阿在蒲將軍以兵屬梁之後豈武實嘗別將兵往救東阿而史失載其事歟不然即表謨書鉅鹿為東阿耳史又載羽遣蒲將軍再破章邯軍羽遂入至戲西則表所謂至霸上者也觀此蒲將軍為陳武無疑

五領

張耳傳秦北爲長城之役南有五領之戍輿地志五領謂大庾騎田都龐萌渚越城嶺廣州記謂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也服虔則曰山領有五因以爲名一説自衡山之南一山東盡于海仁傑按淮南書始皇發卒五十萬使蒙公築修城使尉屠睢發卒五十萬爲五軍一軍塞鐔城之領一軍守九疑之塞一軍處番禺之都一軍守南野之岸一軍結餘干之水與張耳傳相符所謂

五領者非也按漢志鐔城縣屬武陵郡南壄縣餘干縣並屬豫章郡九疑屬零陵而番禺屬南海云

趙相國

盧綰傳陳豨以趙相國將監趙代邊兵刊誤曰趙當為代仁傑按淮陰侯傳豨為代相監邊高紀豨以代相國反此云趙相國其文異者蓋七年代王喜棄國歸立如意為代王以愛子留長安是歲豨為代相九年徙如意王趙而豨就遷趙相國則豨為代相國也年為趙相國

在九年歲月可攷蓋未嘗為代相國也功臣侯表亦載豨以趙相國反而紀于十年九月書豨反時為代相國此紀誤也漢紀承誤作代相尤非至通鑑但書豨為相國而不著其為趙若代疑偶脱一字方豨為趙相國而周昌于時又為趙相者按漢初諸侯王有丞相有相國昌為丞相行相事而豨自為相國守邉時代未有王不應置相故豨以趙相國并將趙代兵

八佾

劉向傳季氏八佾舞于庭云云卒逐昭公師古曰八八一佾後書祭祀志祭用童男十六人服應曰即古二羽也仁傑按魯昭二十五年禘于襄公萬者二八纔十六人其衆舞于季氏則用六十四人孔子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蓋言尊家庭而簡宗廟一至于是此而可忍其勢將無所不為蓋有無用之心矣故向終終其事曰卒逐昭公其得聖人之微意歟杜征南以用六為三十六人傳氏非之曰舞所以節八音故必以八人成列降

殺以兩者減其二列爾若一列又減二人至士止餘四人豈復成樂按鄭以女樂二八賂晉晉侯以一八賜魏絳則八人一佾爲是左傳正義曰季氏祭與禘同日樂人少季氏便使自足故于公萬者惟有二人淮南書亦云禱于襄廟舞者二人按四人尚不成樂況二人乎人當作八傳文誤也孔子指言季平子今語語解作桓子亦非是桓子案是書因避宋欽宗諱桓子作威子今改從論語原文

得獸

蕭何傳諸君徒能走得獸耳史記作得走獸仁傑按上文追殺獸者狗也而發縱指示者人也所謂走得獸者謂其追而殺之耳云得走獸則乖本指矣王仲任亦云高祖行封先及蕭何蕭何坐坐樊酈馳走是也韓非書曰救火者挈壺而走則一人之用操鞭箠指揮而趣使人則制萬夫救火之説猶獵之説則挈壺而走猶走得獸者也其功之相絶豈不相十百哉明蕭何之功非羣臣之所能及也

頤指

賈誼傳頤指如意如淳曰但動頤指麾則所欲皆如意刊誤曰頤指兩事仁傑按陳勝傳卒中往往指目勝廣謂手橫目視之此固為兩事若頤指則如貢禹所云家富勢足目指氣使耳師古謂動目以指物出氣以使人然則頤指目指正自一意如說是也山谷詩云外閒李父頤指麾用此

七何

袁盎傳曰飲亡何師古曰亡何言更無餘事仁傑按衛綰傳不孰何綰賈誼傳大何之域顏注皆曰何問也史記作曰飲毋苛按王莽傳掖門僕射苛問又亭長苛之古苛何通種本意蓋曰吳王驕日又有南方畀濕宜日飲酒而已其他一切勿有所問如此而後可免禍也亡與毋義訓不同亡者有亡之亡而毋則禁止之辭也彼方戒盎勿有所問則其字當從史記為正

姑姊子

汲黯傳黯姊子司馬安史記作姑姊子仁傑曰史記之文是也爾雅釋親云父之姊妹為姑樊光引春秋傳姑姊妹為証左傳正義曰古人謂姑為姑姊妹蓋父之姊為姑姊父之妹為姑妹列女傳梁有節姑妹入火取其兄子是謂父妹為姑妹也司馬安之于汲黯自史記言之則為姑之子于黯為内兄弟自漢書言之則為姊之子實黯之自出也此一字似不可削

子姓

山蚡傳跪起如子姓師古曰姓生也言同子禮若巳所生仁傑按特牲饋食禮子姓兄弟如主人之服鄭康成曰所祭者之子孫言子姓者子之所生又禮記子姓之冠孔穎達曰姓生也孫是子所生然則姓之為言孫也麟趾之詩一章言公子二章言公姓三章言公族其親疎先後自有次第顏說以姓為子固失之至毛公不知公姓之後公孫乃以為同姓而翻謂公族為同祖其舛刺又甚矣

角

董仲舒傳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師古曰謂牛無上齒則有角其餘無角者則有上齒仁傑按顔注本出淮南書所云戴角者無上齒此非通論也其他羊鹿之屬豈皆無上齒乎按行露詩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蓋古謂咮為角也獸有齒而鳥有咮鳥有翼而獸四足故曰予之齒者去其角傅之翼者兩其足互文以見鳥與獸不相兼耳誰謂雀無角誰謂鼠無牙與誰謂

爾無羊三百維羣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犉辭意正等鄭
箋云雀之穿屋不以角乃以咮蓋不悟角即咮也又云
不思物變而推其類似是謂雀無角而鼠則有牙舒王
解亦曰謂雀穿屋以角而雀實無角其誣易見謂鼠穿
墉以牙而鼠實有牙其誣難知蓋承用鄭說學者疑焉
大戴禮亦言戴角者無上齒又云無角者無前齒有羽
者無後齒則又與顏注小異太玄揔云嘖以牙者童其
角言如平九日無餘分也蓋祖仲舒之意

丹水

司馬相如傳左蒼梧右西極丹水更其南紫淵徑其北注謂西至于豳為西極紫淵在穀羅縣蒼梧在交州丹水出上落仁傑按注指丹水為洪農丹水縣其地之相去與蒼梧西極紫淵不類且天子以四海為境八藪為圃亡是公方侈而張之顧肯近取三輔而止哉按山海經南有丹穴之山丹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海甘泉賦亦云東燭滄海西燿流沙北爌幽都南煬丹崖二賦皆指

丹穴之水言之以其在長安極南之境故也

蒼梧

左蒼相師古曰蒼梧屬交州在長安東南仁傑按檀弓言舜葬于蒼梧之野注謂零陵是其地零陵在長安之南不得云左按山海經都州在海中一曰郁州郭注今在東海朐縣世傳此山自蒼梧從南徙來上皆有南方物崔季珪叙述初賦云郁州者故蒼梧之山也輿地廣記云郁州山一名蒼梧不知相如果用此事否不然當

作蒼海如甘泉賦所用乃當

曼姬

鄭女曼姬刊誤曰曼鄧姓也姬亦婦人通稱爾仁傑曰姬與曼皆姓也古者婦人必稱姓繇漢以來始以氏行外戚傳于后妃夫人法當以姓挈氏如春秋所書而但書張皇后李夫人趙倢伃史良娣而已尤無謂者乃以姬為婦人美稱不問何姓皆稱曰姬戚姬薄姬之類是已汎之則曰美姬幸姬他姬諸姬是是徒見陳風有彼

美淑姬之言不知陳為嬀姓之國其詩所指齊姜宋子淑姬皆異姓也徒見齊侯夫人及内嬖有王姬蔡姬衛姬少衛姬密姬而不知周蔡衛密皆姬姓也此誤由來盖久漢人多不悟者此賦當曰鄧曼鄭姬如此乃不礙理

孫衛

孫叔奉轡衛公參乘鄭氏曰孫叔者太僕公孫賀也字子叔衛公者大將軍衛青也仁傑曰此兩人盖指古之

善御者耳下云青琴處妃之徒色授神予心愉于側又豈當時真有此耶按孫叔即楚詞所謂驥躊躇于弊輦遇孫陽而得代者是也衛公即國語所謂衛莊公為右曰吾九上九下擊人盡殪者是也校獵賦豈尤並轂蒙公先驅二京賦大丙弭節風后陪乘亦秖用古人此類甚多不可偏舉至長楊賦云廼命票衛此則指言青去病也

欽定四庫全書

兩漢刊誤補遺卷七

宋 吴仁傑 撰

騶虞一

囿騶虞之珍羣刊誤曰此言騶虞可致于囿中歐陽公曰賈誼謂騶者文王之囿名虞司獸也仁傑按韓魯詩傳曰梁騶者天子之田也騶虞天子掌鳥獸官賈生所云蓋本于此記禮者亦云騶虞樂官備鄭康成注周官

王奏騶虞云騶虞聖獸䟽引山海經云騶虞獸說與毛詩同今攷山海經載林氏國有珍獸尾長于身名曰騶吾此獸與騶虞之詩音讀本異吾當讀如允吾之吾而伏生書大傳乃云于林氏怪獸尾倍其身名曰虞鄭康成因曰虞蓋騶虞而郭璞于山海經遂云吾宜作虞者誤也

騶虞二

封禪文于傳載之云受命所乘刊誤曰如長卿所云元

狩以前皆當有此瑞史不偏記何也仁傑按長卿言符瑞大都不過三事序與頌互見其文序云囿騶虞頌則曰般般之獸樂我君囿序云犧雙觡共抵之獸頌則曰濯濯之靈游彼靈時序云招翠黄乘龍于沼頌則曰宛宛黄龍服度謂麟指武帝獲白麟事是在元狩元年孟康謂乘龍指余吾水中神馬事是在二年獨騶虞一事無所攷見故刊誤疑元狩以前當有此瑞然非史不盡記是于諸先生補傳有之按史記建章宫後閤重櫟中

有物出馬其狀若麋武帝詔東方朔視之朔曰所謂騶牙者也長卿所指豈謂是乎山海經曰騶吾爲珍獸故長卿有騶虞珍羣之語其頌曰昔聞其聲今睹其來厥塗靡從天瑞之徵蓋以其出于建章宫後莫知其所從來故也顔注上文亦云騶虞自擾而充苑囿但不悟其爲騶牙且曼倩言遠方當來歸義後一歲昆邪王果降按昆邪降在元狩之二年則騶牙之出當是初元也

騶虞三

建章之獸長卿從大傳謂之騶虞而旻倩從山海經謂之騶牙仁傑按山海經本先秦古書而大傳乃是景帝世伏生所傳虞者吾聲之轉而吾有牙音然則字當從山海經而音從旻倩可也索隱謂朔言騶牙以意自立名此論恐不然郭注引周書英林酋耳酋耳者騶吾之異稱周書言食虎豹而毛公謂食自死之肉不食生物者蓋毛公欲傅會仁如騶虞之說故爾又言有至信之德則應之山海經無是說也但云乘之日行千里耳長

御與毛公同時前言騶虞下云欽哉符瑞臻茲疑得之毛公之徒

鷫一

鴻鷫䴉鶬鴐鵝屬王郭璞曰鷫鷫鷞也仁傑按馬融解肅爽云鴈也其羽如練高首而脩頸高誘亦曰鷫鷞綠身其形似鴈則知鷫鷞鴈醜而綠羽者耳西京賦直以為鴈云鷫鷞䴉鶬鴐鵝鴻鶤上春候來季秋就溫南翔衡陽北棲鴈門是也西京雜記司馬相如以所服鷫鷞

裘市酒蓋用水鳥緑羽爲飾如鷸冠之比

鸘二

淮南書射鈞鸘鷞之謂樂注以爲似鴈得之矣僕云鳳之别名山谷詩鸘鷞作裘初服在任淵注西方神鳥也仁傑按師曠禽經白鳳謂之鸘說文謂鸘鷞爲西方神鳥者以其爲鳳而白得西方之色故與南方焦明之屬竝言之蓋希世之瑞不常有者也彼方過崑崙飲砥柱濯翮水宿丹穴翺翔乎四海之外是安肯與鴛䳺屬玉

同波以供射釣之樂又鳥能得其羽以製裘乎蓋水鳥與白鳳其名偶同長卿淮南山谷所云皆不同用白鳳為釋

太史公一

司馬遷傳談為太史公師古曰師為太史令耳遷尊其父故謂之公仁傑按遷自序云談為太史公謂尊其父可也下文云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則遷自謂矣安有官為令而自尊曰公者哉蓋春秋之世楚邑令皆稱為公

漢書音義曰陳涉為楚王沛公起應涉故從楚制稱公
史記有柘公留公索隱曰柘縣留縣令也故曹參為戚
令稱公公夏侯嬰為滕令稱滕公是也按茂林書談爲
太史丞為太史令本傳言談卒三歲而遷為太史公則
是遷父子官為令耳其稱公者如柘留戚滕之比非尊
其父而然

太史公二

韋昭曰史記稱遷為太史公者外孫楊惲所稱志林以

為古者主天官皆上公至漢官屬仍以舊名尊而稱公仁傑掞顔延之言有三公之公田舍公之公家公之公三公知周召固易見所謂田舍公者以其高年耳吴志云程普最年長時人皆呼程公是也所謂家公者賈誼云與公併倨是也韋昭謂楊惲以外孫稱遷為公則是家公之公虞喜以為主天官者皆上公則是三公之公然遷報任少卿書亦以太史公自稱此豈官屬與外孫尊之耶

太史公三

文選載報任少卿書云太史公牛馬走五臣注太史公遷之父仁傑謂使談見爲太史而遷與人書如此可也按遷被刑之後乃有此書是時談死久矣安得以父故官爲稱耶則知所謂太史公者子長自謂也本傳載報書時爲中書令顧稱太史者疑正爲太史令而中書特其兼官故但稱本所居官耳史記自序太史公曰先人有言索隱曰先人謂先代賢人意以太史公爲談自稱

按遷此書言僕之先人又可為先代賢人耶

太史公四

本傳載子長書自少卿足下始文選又冠以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再拜言凡十二字仁傑曰此猶劉向上書而漢紀言其自稱草莽臣蓋得其本文如此五臣注走猶僕也言已為太史公掌牛馬之僕按牛當作先字之誤也淮南書曰越王句踐親執戈為吳王先馬走國語亦云句踐親為夫差前馬周官太僕王出入則前驅注

如今導引也子長自謂先馬走者言以史官中書令在導引之列耳故又云幸得奏薄技出入周衛之中百官表有太子先馬蓋亦前驅之稱或作洗馬循誤至此

太史公五

如淳曰漢儀注太史公位在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晉灼曰百官表無太史公在丞相上衛宏所說多不實刋誤曰周制外史具位上士在諸侯之御上故云太史在丞相上仁傑按張蒼傳蒼爲秦御史

主柱下方書如淳曰主四方文書也按秦柱下御史本周制老子嘗為守藏史一曰柱下史蓋即藏室之柱下以為官名晉志極東有星曰柱下史以為古左右史象此然則漢太史令之職在周為藏史在秦為柱下史其官稱異而職掌則同故漢儀任以天下計書為太史職掌然以為先上太史而副上丞相者掾子長為太史兼中書令在禁中主四方文書其曰先上太史公者蓋所上文書必先由太史撿校然後奏之天子非上太史

也觀此則丞相所上止副封發自應爾其事本如此而衛宏不能詳言之故晉灼不以爲然宋景文公筆記亦曰遷自言僕之先人文史星歴近乎卜祝之間若位在丞相上安得此言耶按張蒼以秦時柱史習天下圖書計籍又善用算律歴故以蒼領郡國上計夫算律歴領計書皆太史之任也當漢之初未有史官蒼豈以此時兼行太史時耶是時蒼以列侯居相府故宏謂太史公位在丞相上亦自有所本但施于張蒼則可爾

麟止

卒述陶唐以來至于麟止張晏曰武帝獲麟遷以為述事之端猶春秋止獲麟師古曰晏說是也仁傑按子長自序為太史令五年而初太初元年以為職當載明天子功臣賢大夫之德業于是論次其文十年而遭李陵之禍卒述陶唐以來至于麟止蓋自太初改元至太始改元之明年適盈十年是歲更黄金為麟趾趾與止通遷所謂至于麟止者此也張晏乃謂遷以獲麟為述事

之端按獲白麟在元狩元年子長嗣父職在元封三年獲白麟之歲未為史官也安得以為述事之端師古獨是晏說失之矣又云還序事盡太初按太初盡四年又更天漢太始凡六年而後至麟止遺此何耶盡不究子長自序之文故麟止之說前後失據而論序事所止亦不得其實

奏疏

武五子傳同日立皆賜策仁傑此但載策文耳按三

王世家竝載諸臣奏疏其著朔可為後世法程曰三月戊申朔乙亥御史臣光守尚書令丞非下御史書到言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云云昧死上言臣請立臣閎臣旦臣胥為諸侯王云云制曰可四月戊寅朔癸卯御史大夫臣下丞相丞相下中二千石二千石下郡守諸侯相前言戊申朔則乙亥為二十五日矣前言戊寅朔則癸卯為二十六日矣中興以後有司失其傳如先聖廟碑載三月丙子朔二十七日壬寅司徒雄司空戒

下魯國又修西嶽廟碑載十二月庚午朔十三日壬午洪農太守臣毅頓首死罪上尚書烏有知朔為丙子庚午而不知壬寅壬午為二十七日十三日者哉斯近贅已今世碑記祭文踵先漢故事可也

王良

王褒傳王良執靶張晏曰王良郵無恤字伯樂師古曰郵無恤郵無正郵良王良總一人也伯樂失之矣仁傑按孟子所稱王良左傳所稱郵良郵無恤國語所稱郵

無正顔氏謂總一人是固然矣國語載郵無正其下云伯樂與尹鐸有怨以其賞如伯樂氏則伯樂即郵無正而顔氏晏失之何哉顔既誤以王良伯樂為兩人而人表又竝列郵無恤王良伯樂為三人豈未嘗攷春秋傳耶良為趙簡子御得名未嘗事秦亦與穆公生不竝世

筳

東方朔傳以筳撞鐘文穎曰稾筳也論衡曰篙不能鳴鐘仁傑按篙當作稾周官矢人注云笴讀為稾又稾人

注云箭幹謂之槀集韻笴槀通賴云槀者謂箭幹耳楚辭索瓊茅以筳篿王逸曰筳小破竹也王莽傳以竹筳導其脈師古曰筳竹挺也說文筳維絲筦也四說不同大意不離于竹五臣文選注乃云筳小木枝不知何所根據說苑曰建天下之鳴鐘撞之以挺豈以說苑字從木而為是說耶韓文公詩寸筳撞鉅鐘音義云筳草莖也筳從竹而此以從草釋之誤矣按從草之莛一曰屋梁莊周書舉莛與楹屬與西施郭象曰莛橫而楹從司

馬彪以莛為欂櫨為柱按莊生本以莛楹大小之殊厲西施美惡之異一類言之以莛為梁則失其趣矣朔傳贊曰柱下為工注引老子為柱下史事朔集作柳下仁傑按非夷齊而是惠者史辭也戒其子以首陽為拙柳下為工者朔本語也恐當從集本為定

哀鰥

于定國傳贊哀鰥哲獄刊誤曰古文鰥矜字蓋通用此乃哀矜折獄傳又云務在哀鰥寡此亦後人不曉矜字

妄增之耳仁傑按書大傳引孔子曰聽獄者雖得其情必哀矜之書曰哀矜哲獄又曰古之聽民者察貧窮哀孤獨矜寡及贊文皆出于此然哀鰥哲獄刊誤讀爲哀矜固合于大傳孔子之言至所謂務在哀鰥寡以大傳哀孤獨矜寡等語推之疑班氏本文如此非後人所增也葢大傳前後文自設兩意孟堅因之耳鰥矜古字雖通而鴻鴈之詩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鄭箋謂矜人爲可憐之人則矜鰥又自各義

夷齊

王貢傳序昔武王伐紂遷九鼎于雒邑伯夷叔齊薄之餓于首陽不食其祿師古曰夷齊以武王父死不葬而用干戈為不孝以臣伐君為不忠仁傑按山谷夷齊廟記以諫武王不用去而餓死為疑又載謝景平之言曰二子之事凡孔孟所不言無取也其初蓋出于莊周空無事實其後司馬遷作列傳韓愈作頌事傳三人而空言成實竊謂山谷之論可以一洗羣疑而空之然以諫

武王不用餓死為疑則猶有說所諫謂武王不用者非伐商之事所諫乃遷昂耳左傳曰武王遷九昂于雒邑義士猶或非之杜征南謂義士伯夷之屬是也餓于首陽謂不食其禄非不食周粟也莊書所言亦見于呂氏春秋故太史公采以為傳山谷所以有空言成實之歎儆孟堅之書豈特二子受誣且將置武王周公于何地耶顏監號為孟堅忠臣乃引用史記本語實之大非班氏本指烏在其為忠臣也

滿籯

韋賢傳鄒魯諺曰遺子黄金滿籯如淳曰籯竹器師古曰籯笭也仁傑按方言𣫊儋也齊楚陳宋之間曰𣫊滿𣫊之義非他直謂其滿儋耳史文傳寫訛加偏傍諸家遂以竹器名之淮南書蘇秦𣫊葢項㓔贊𣫊糧竝同此義而儋字復多異說蒯通傳守儋石之禄應劭曰齊人名小甖爲儋貨殖傳漿千儋孟康曰儋甖也師古曰儋人儋之也要之人所負儋皆可謂之儋不必有甖甕之

拘

終王

韋玄成傳劉歆曰大禘則終王師古曰每一王終新王即位乃來助祭仁傑按禮不王不禘王非謂天子葢所謂終王者鄭康成孔穎達以禘為郊祭謂非天子則不郊殊不思下文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諸侯及其太祖則是禘非郊祭而為天子諸侯之所通矣韋玄成等議亦引祭義所云乃謂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此鄭

孔之失所從起也國語荒服終王韋昭曰終謂世終也朝嗣王及即位而來見與顔注小異夷攷二説昭爲近之按國語祭公諫王謂今自大畢伯仕之終犬戎氏以其職來王則是彼以即位而來見耳非爲新王而來顔説止及一事而韋説乃兩事也仁傑有禘祫瑛議三十篇辨證甚詳案是篇舊列第八卷北海篇前今依漢書次序移此

封事二誤

翼奉傳元帝初即位奉上封事曰迺正月暴風張晏謂

歲在甲戌明年七月地震奉復奏封事曰今年太陰建于甲戌孟康謂太歲在子仁傑按奉先上封事論暴風實初元元年歲在癸酉次年封事論地震實初元二年歲在甲戌張晏旣以前一事為初元二年孟康又以後一事為初元四年疊此二誤顔注不一參攷何耶

太陰

風以太陰下抵建前揚雄傳招搖與太陰兮張晏曰太陰歲後二辰也仁傑按奉初元二年奏封事云今年太

太建于甲戌按是年甲戌歲也四年上疏云如因丙子孟夏順太陰以東行按是年丙子歲也以奉言推之太陰即太歲其說出淮南書孟康乃云太陰在甲戌則太歲在子張晏亦曰丙子太陰在甲戌是誤以為太歲之外别有太陰且并二年所上疏為四年事也漢紀又誤以四年所上疏并列于二年

子卯

王者忌子卯刑誤曰言夏商亡日是也此戒後世使自

警爾仁傑按周天和二年詔曰甲子乙卯禮云不樂萁弘表昆吾之稔杜蕢有揚觶之文宣依是日停樂庶貽後昆殷鑒斯在此詔得之至魏以甲子出師唐以甲子即位有司以忌日為言皆不聽達則達矣惜未知先王之意也古者屋亡國之社謂之戒社刻亡國之爵謂之罰爵而又以亡國之日為忌日者欲後之人見其社舉其爵當其日則必為之惕然知懼而不敢肆斯所以養人主之心術者歟且天大雷電陰陽相薄之氣月雖夜

必為之正冠而坐日月相遇則食亦數之常耳必為之變服所以養其畏天之心也獻賢能之書毋拜可也必再拜而受歲終受諫毋齋戒焉亦可也必為之齋戒所以養其尊賢納諫之心也凡此皆近于不切事情而先王之所甚謹者世有言天變不必應以文而苛禮可畧者皆不達于此乎

東西鄉

王尊傳丞相匡衡與大鴻臚賞等會坐殿門下衡南鄉

賞等西鄉衛更為賞布東鄉席使下坐上亂朝庭爵秩之位仁傑披覲禮諸侯朝于天子同姓西面北上異姓東面北上蓋異姓為後也漢以東鄉為上西鄉為下則尚右故爾匈奴傳其坐長左而北向師古曰左者以左為尊或謂以左為尊先王之禮也中國尚右而夷狄尚左所謂禮失求諸野者是不然禮南鄉北鄉以西方為上鄭康成曰凡坐隨于陰陽若坐在陽則上左在陰則上右蓋尊者南鄉則其下以西面者為上東面者次之

是上左也尊者北鄉則其下亦以西面者爲上東面者次之是上右也今匈奴之俗一以北鄉爲禮而其坐長左此正與中國背馳是烏知禮意哉

兩漢刊誤補遺卷七

兩漢刋誤補遺卷八

宋　吴仁傑　撰

醖藉

馬宫傳賛其醖藉可也師古曰醖藉如醖釀及薦藉道其寛博厚重也又義縱傳少温籍師古曰言無所含容也仁傑按醖藉之意大概言有所縁飾非直情徑行者耳傳一作醖一作温而記禮者亦作温禮器曰禮有擯

韶樂有相步温之至也皇侃云温謂承藉凡玉以物温裹承藉君子亦以威儀擯相以自承藉案温裹今注疏本作緼裹元李治云以藉解温恐未盡善辨詳古今黈其義較備易曰藉用白茅无咎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疏謂薦獻之物藉以潔白之茅合禮易二義論之温藉之意顯矣

異姓

何武傳不宜令異姓大臣持權師古曰異姓謂非宗室及外戚刊誤曰異姓正謂外戚也通鑑作外戚大臣仁

傑按朝事篇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所以别親疏内外也同姓謂宗族異姓謂婚姻甥舅庶姓則非宗族又非婚姻甥舅者也子貢曰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是南宫縚之行也夫子以為異姓謂以其兄之子妻之也春秋傳周之宗盟異姓為後又曰薛庶姓也禮有别姓而哭鄭注謂使諸侯同姓同姓庶姓相從而為位蓋通之則庶姓亦異姓别之則庶姓疏于異姓矣何武公孫禄謂不宜令異姓持權而互相稱舉為大司馬則以庶

姓自處而無嫌耳龔奉乃曰古者朝廷必有同姓以明親親異姓以明賢賢今左右無同姓獨以舅后之家為親異姓之臣反疎是以外戚為非異姓也顔注之誤本此

反騷

揚雄傳摭離騷而反之顔注自圖累以下言譏屈原者五似以子雲為真譏三閭仁傑按晁無咎有言離騷得反而始明摭其文而反之非反其純潔不改此度也反

其不足以死而死也又法言有玉瑩丹青之答說者亦謂不予之之辭按逸論語如玉之瑩子雲蓋用其意則如瑩之如當訓為而爰易也丹青非繪事之謂蓋言丹沙空青周官入玉石丹青于守藏之府是也子雲以為三閭不肯喔咿嚅唲從俗富貴媮安寧殺身以全其潔如瑩而瑩其可變易而為丹青也哉故玉可碎瑩不可奪子雲之予原亦孔子予管仲之意歟反騷之作不以辭害意則無咎之言為盡之顏注非是

鈗一

揚雄傳鋭鋋瘢耆師古曰鋭箭括也張佖云按字書無鋭字合作鈗說文鈗字注云周書冕執鈗今尚書冕執鋭疑孔安國時是鈗字後傳作鋭耳仁傑曰鈗鋭鋭三寫之誤良然非說文存古則此誤不可復正文選亦載此作吮鋋五臣音辭兖切云稍也按稍與槊同字書吮嗍也豈誤以嗍為槊耶顔謂鋭為箭括雖無所據猶竝緣下句金鏃之意至以吮為稍則愈益無據矣顔注視

五臣之説固可以五十步笑之

銳二

序傳定陶王為太子數遣中盾師古曰盾讀曰允仁傑按詹事屬官有中盾集韻允銳盾三字同庾準切書載侍臣所執兵曰惠曰戈曰劉曰越曰戣曰瞿曰銳正義曰此經所陳七兵惟戈玫工記有其形制其餘皆無文據今按字書盾干耳方子劃之入以二干戈逆之既入之後不應去干不用今七兵有戈而無干則銳之為干不

待言而明字書于盾字下當云通作鈗允或省

冘與

窮冘闕與師古曰闕與容暇之貌也冘音淫與音豫仁傑按馬援言冘豫未決注曰冘行貌豫未定也與豫字通然則此賦言三軍捕禽獸行者窮追之未定者闕止之耳冘與二文相對顔監乃以闕與為容暇之貌于義未安五臣注以冘為冘音柔腫切云窮冘倦怠貌愈失之矣又冘猶音相近南史淫預堆寰宇記作猶與言取

塗不決淮南書云善用兵者擊其猶猶陵其與與此賦上文亦云淫淫與與前後要遮其義一也

頷頤

蔡澤頷頤師古曰頷曲頤也音欽仁傑按文選作顉頤韋昭曰顉邱甚切後書周燮傳欽頤蹙頞太子曰欽音邱凡切或作顉又韓詩有美一人碩大且嬸薛君曰重頤也字亦作顉毛氏詩作碩大且儼或作曮集韻儼曮顉嬸同魚檢切儼曮好貌又嬸衣檢切美也凡頷頤欽

嫷儼矚六字其音切固不一而訓釋亦異辭自蔡澤周燮言之則曲頤醜狀也自韓詩集韻言之則重頤美好也按古語以曲為欽至今猶然王得臣云巾作前詘者謂之欽巾然則頷頤音切當從顔字若訓釋則亦各當其可而已

荅

貨殖傳荅布師古曰荅者重厚之貌而讀者妄為榻音仁傑按古者漢書音讀皆有師承之自未可遽非之也

晉羊曼與郗鑒卞壼蔡謨等八人號八伯擬古之八儁皆一時名流也而曼為䠀伯顔氏家訓云䠀者多饒積厚之貌與荅布重厚之意相近集韻荅䠀二字同託合切與榻音亦相近集韻别出䠀字引䠀伯事按家訓䠀字用盛洪之晉書本而集韻䠀字用唐御製本要之荅布之荅乃與晉八伯名實相當字書宜于荅字下注云託合切重厚貌一作䠀

北海

奄蔡國臨大澤無崖蓋北海云周日用曰聞蘇武牧羊之所秖一池號北海容齋隨筆曰蒲昌非西海疑亦亭居一澤耳仁傑讀禹貢正義江南水無大小皆呼為江太康地記河北得水名河塞外得水名海因是悟大澤蒲昌名海者如此又吐番吐谷渾有烈謨海怒諶海拔布海青海柏海烏海匈奴中有翰海勃鞮海私渠海伊連海與于闐條支所謂兩西海及北匈奴所謂兩北海皆藪澤或海曲耳非真西海北海也

錐刀

故輪臺以東其旁國少錐刀貴黄金采繒可以易穀師古曰言以錐刀黄金采繒與此旁國易穀食仁傑按錐當作錢其偏傍轉寫以戔為佳耳周官泉府鄭司農云故書泉作錢疏曰泉與錢今古異名食貨志錢輕重以銖利于刀流于泉如淳曰名錢為刀以其利于民也禮記正義世猶呼錢為錢刀古辭白頭吟男兒欲相知何用錢刀為則錢刀之稱從古固然西域諸國如罽賓烏

弋安息皆有錢貨惟渠梨旁國少此故貴黄金采繒可
以用此易五穀史記大宛以西其地無絲漆不知鑄錢
器亦謂是也錐刀字見左傳杜注錐刀喻小事也若作
少錐刀恐無意義

黄金

貴黄金采繒漢紀作黄鐵二文不同仁傑按實金謂之
黄金銅亦謂之黄金晉灼曰諸賜言黄金真金也不言黄
謂錢也此以實金為黄金舜典金作贖刑孔傳曰金

黃金也呂刑其罰百鍰孔傳曰鍰黃鐵也孔穎達謂古者金銀銅鐵總名為金黃金黃鐵皆今之銅也此以銅為黃金然則西域傳所云黃金漢紀所云黃鐵是皆指銅言之微荀氏之書讀者不以是為實金者幾希

鐵器

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國不知鑄鐵器及漢使亡卒降教鑄作它兵器得漢黃白金輒以為器不用為幣史記作鑄錢器仁傑詳下文謂當從史記為正按罽賓傳有金

銀銅錫為器金銀為錢則錢器自是兩事奉世言羌衆弓矛之兵耳器不鋒利器謂兵器也大宛諸國但有弓矛所謂它兵器者謂凡弓矛之外者也所謂得黄白金以為器者黄金謂銅白金謂銀錫皆可作兵器者婼羌傳云山有鐵自作兵難兜傳云有銀銅鐵作兵按越絶書赤堇之山破而出錫若邪之谷涸而出銅歐冶子因以為劍郭景純謂古者通以錫雜錮為兵器是也若曰彼不知鑄作之利當併舉諸金言之又豈止一物而已

哉

亂曰

李夫人傳上作賦云云亂曰師古曰亂理也總理賦中之意仁傑按國語閔馬父論商頌其輯之亂韋昭曰輯成也凡作篇章既成撮其大要以為亂辭詩者歌也所以節舞者曲終乃更變章亂節故謂之亂按昭謂歌詩節舞于理則然若曰曲終變章亂節則事正相反樂記言大武之舞復亂以飾歸正義曰亂治也復謂舞曲中

舞者復其行位而整治蓋舞者其初紛綸赴節不依行位比曲終則復整治焉故謂之亂今舞者尚如此詩樂所以節舞者也故其詩辭之終亦謂之亂商頌輯之亂是已樂曲之終亦謂之亂關雎之亂是已離騷有亂辭實本之詩樂而比賦又本之離騷其他作系辭重曰者于義亦通然非詩樂本指

奴戮一

予則奴戮女師古曰奴戮戮之以為奴也說書者以為

戮及妻子此說非也秦誓云囚奴正士豈及子之謂乎仁傑按越語句踐徇于軍曰左而不在左右而不在右身斬妻子鬻此殆倣甘戰誓師之法而過于殺者顏氏囚奴之說雖不失為近厚方用兵行師之際有不用命而罪止囚奴其身何以使人致死葢戮非必殺之或劓刵墨刑以為辱孥戮謂從妻子之類也此書上文有戮于社之言而繼之以孥戮是不止于辱及其身矣此用兵行師之法不可與國之常刑同日而語然視罰常及

嗣罪人不拏要為有愧

奴戮二

戮有二義文之無畏扶宋公之僕或曰國君不可戮也子蕩以弓梏華弱于朝子罕罪其專戮此戮辱之戮也魏絳戮揚干之僕至于用越趙簡子言絞縊以戮此殺戮之戮也孔注甘誓以為非但汝身辱及汝子此為深會經意正義乃謂并殺汝子豈不啟後世多殺之禍也哉近世諸儒書解輕于誅殺者皆以穎達之言為言費

誓有無餘刑明言其非殺矣諸儒乃謂加以拏案此下有闕文

據傳寫本通計四十八字間雜力也下謂于不以爾為典酒化已明當然十六字其義亦各不相屬可以闕文概之

名詰亦敢殄戮謂由于欲除亂民蘇公既盡奪其說以為非殺且曰恐好殺者以周公名公為口實也陶隱居憂注本草之誤或至殺人不知解經一誤其殺人為甚

歲星

王莽傳歲在壽星倉龍癸酉謂建國五年也又律歷志

改元曰建武嵗在鶉尾之張度仁傑按嵗星自癸酉一嵗逆行一舍至建武元年乙酉是年當在壽星今顧在鶉尾有一舍之差按嵗星之行退舍為縮縮則其國有憂其將死國傾敗所去失地如魯襄三十年嵗星當在降婁而退在娵訾之口杜注謂停在玄枵二年按降婁魯分四年正月襄公薨其應也今此亦退舍疑新莽當之然史不著其義當攷

禡一

外戚叙傳類禡厥宗應劭曰禡者馬也馬者兵之首故祭其先神仁傑按爾雅釋是類是禡曰師祭既伯既禱曰馬祭蓋以禡為師祭禱為馬祭云爾說文禂字注云馬祭也引詩既禂為證周官甸祝馬禂杜子春曰禂禱也為馬禱無疾引爾雅既禱馬祭為證合許杜之說平章之禂為馬禱則禱非馬祭矣毛公誤認爾雅馬祭為釋上文伯字乃謂伯為馬祖應氏承誤從而為之辭自禱而之伯自伯而之禡此盤鐘燭籥轉而相之者耶說

文所引與今詩字小異或魯韓齊詩云

禡二

應氏類禡之說既非而鄭康成解周官表祭貉乃以為蚩尤黄帝仁傑曰康成漢人也知有沛廷之祭而已矣肆師所祭當以周制言之按周紀武王上祭于畢又曰百夫荷罕旗以先驅索隱曰畢星主兵晉天文志以昴畢為旄頭罕畢前驅之象然則肆師所祭蓋畢星也鄭解表祭云立表以祭解表齍盛云故書表為剽剽皆

謂㦸幟則所謂表祭者植罕旗以為之位也沛廷之祭實做此義柳子厚祭纛文云漢宗蚩尤作靈旗是也若便以祭禡為祭蚩尤則是以漢制為周制也豈不誤哉

案漢書以敘傳終王莽傳在前而莽始建國元年引書予則奴戮女之文以布令五年下書乃有歲在壽星之文原本誤以敘傳為外戚傳列于歲星篇之前而奴戮篇最後于王莽傳亦失次今竝校正

兩漢刊誤補遺卷八

兩漢刋誤補遺卷九

宋 吳仁傑 撰

字誤

光武紀深略緯文仁傑按文選作緯天恐當從文選為是又馮衍傳周宣齊威猶有申伯召虎夷吾吉甫注吉甫謂尹吉甫按吉甫當作成父謂王子成父也若尹吉甫不應序于夷吾之下又黃瓊傳忠臣懼死而杜口萬

夫怖禍而木舌注引法言金口木舌按金口木舌木鐸也所以振文事語意不類疑木當作東楚漢春秋人銜枚馬束舌李尋曰智者結舌顏注謂不敢出言也又西羌傳元元无妄之災當作元二案元二別見鄧騭傳舊注云即元元洪邁容齋隨筆詳辨其非謂是永初元年二年此云西羌傳之元元當作元二不復有所引證今攷是傳乃永建四年追數二十年前事正在永初元年二年與鄧騭傳元二之文符合

戊己一

明紀北匈奴及車師後王圍戊己校尉耿恭刊誤曰檢

詳耿恭傳恭作戊校此不合有已字仁傑按顔氏注百官表曰有戊校尉已校尉其究不然屯田始直校尉領護田卒但以屯田校尉爲稱後乃爲戊已校尉表初不言有戊校已校兩官徧攷前書紀傳亦無有爲戊校尉已校尉者如徐普刁護郭欽皆兼戊已爲官稱獨烏孫傳云徙已校屯烏壘顔注有戊已兩校兵此直徙已校以理揆之是特兵有戊校已校之分尉則兼戊已爲官稱也顔亦知已校爲兵而云兩尉者殆見後書西域傳

序言元帝置戊已二校尉遂為此說而范亦以後漢有戊校尉因謂元帝所置為二尉耳其實兩都設官之制不同先漢有戊校已校兵而尉之官稱則兼戊已後漢有戊已校尉戊校尉而各以校兵為名其可以此而律彼哉

戊已二

耿恭傳恭為戊已校尉屯後王部金蒲城關寵為戊已校尉屯前王柳中城刊誤曰戊已本是兩校故恭寵各

為一校以理䧺之恭是戊校寵是已校也仁傑按東都
凡兩置戊已校尉永平十七年恭寵皆為戊已校尉者
以此兩人各將戊校已校兵故也永元三年復置戊已
校尉將兩校兵如故又置戊校尉則以所將止戊校兵
耳戊已校尉自恭寵之後有任尚索頵戊已司馬有曹
寬凡紀傳言戊已校尉無慮十數並同一辭惟車師後
王傳載戊部候嚴皓戊校尉閻詳後書言戊校尉者獨
此一事其屬又有後部司馬章懷太子注云司馬即屬

戊校尉所統和帝時置戊校尉鎮車師後部是也且戊
校尉永元所置刋誤謂但和帝以後事云戊己校尉者
皆多己字猶之可也若恭寵為校尉自在孝明世乃曰
恭作戊校此不合有己字豈别有據耶

戊己三

明紀初置戊己校尉注戊己中央也鎮服四方又西域
傳注開渠播種以為厭勝故稱戊己前書顔注其説尤
煩竟不甚了王彦賓云戊己土也屯田以耕土為事故

取為名仁傑按馬融傳校隊按部前後有屯甲乙相伍戊巳為堅注謂戊巳居中為中堅也詩曰中田有廬蘇黄門謂田中有廬以便田事二校之設自兵屯言之則以其為中堅而命名可也然二校之外乃無所謂甲乙諸屯則其命名之意殆如詩所云取其居屯田之中以便田事而已

斷獄

斷獄得情號居前代十二章懷太子注十斷其二言少

刑也仁傑按前書刑法志自建武永平朝無威福之臣邑無豪傑之俠以口率計斷獄少於成哀之間什八可謂清矣范氏所謂前代卽成哀之間注不指此而汎言之末之盡也

河清一

桓紀案是書避宋欽宗諱凡桓字皆作威今依史文改正延熹八年濟陰東郡濟北河水清襄楷上䟽曰按古帝王未有河清者也清者屬陽濁者屬陰當濁而反清者陰欲為陽也豈諸侯有

規京都計耶仁傑曰楷言良有理葢臣者君之陰諸侯者天子之陰后妃為人主之陰夷狄為中國之陰觀延熹以後凡有河清之異非國有大故下人謀叛則后妃預政夷狄亂華也後漢及隋唐五行志載河清事指為災異漢隋二史又皆著其事應其說自楷發之

河清二

京房易傳河水清天下平故鮑照張暢皆有河清頌後齊至以此紀元而近世中外表賀葢以為不可逢之嘉

瑞也孔毅父論祥瑞不可憑引代宗河清幸陜事以證要之河清本非祥瑞事往時編會要者分别部居乃列之休徵門中（案是書諱宋仁宗嫌名凡徵字皆作證今依經文改正）豈偶未之思歟獨襄楷推原咎徵固善但恨其猶惑易傳之説以春秋書麟為比云

河清三

漢以來河清而史不著事應者皆可推言之也建寧四年河水清鮮卑寇荆州宋元嘉二十四年河濟俱清後

三年魏人至瓜步唐武德九年河清建成兄弟自相魚肉貞觀十四年以後比三年河清劉蘭齊王張亮相繼以畔誅二十三年河清有國邮永徽調露間河清者四則應在武氏開元中河清則應在祿山乾元二年河清不三年有國卹寳應元年河清明年代宗幸陜建中四年河清涇原兵變十四年河清李錡以不軌聞其為不祥甚矣

五日一

禮儀志以五月五日朱索五色印為門户飾仁傑按五當作午郎顗曰宜以五月丙午遣大尉論衡亦曰以五月丙午日日中之時鑄陽燧謂丙日或午日也顗充皆當時人其言宜可據則以索印飾門户必仲夏午日也世俗訛傳遂用五日白傳樂府百鍊鏡篇謂其鑄以五月五日午時此蓋依倣鑄陽燧之法然以為五日則誤矣周處風土記仲夏端午烹鶩進角黍注云端始也蓋以五月如遇午日為端午如三月如遇巳日為上巳耳

近世角黍不用午日而但用五月五日然猶謂之端午如魏晉以來祓禊不用巳日而但用三月三日謂之上巳也二事正相類或謂本草采藥多用五月五日恐自有所本斯又不然晁伯字談助載秘要辟兵法用正月上寅日取木觸類推之本草亦謬也

五日二

資暇錄端午謂五月五日也今人多書午字其義無取濟翁家有元和中端五詔書並無作午字處容齋隨筆

謂明皇以八月五日生張説上大衍歷序云謹以八月端午獻之宋璟表亦云月惟仲秋日在端午然則凡月之五日皆可稱端午仁傑按周官壺涿氏午貫象齒鄭氏注午故書為五王彥賓謂午五通用按五月當作端午八月當作端五今元和詔書與張宋二公序表所用字正爾相反以五午通用言之則可若論本指未免失之

臘

禮儀志季冬之月星回歲終陰陽以交勞農大享臘仁傑按前書陳勝傳臘月勝之汝陰索隱曰臘節在十二月故謂之臘月許氏說文云冬至後三戌爲臘蓋以漢火行言之本朝亦以火王故戌臘與漢同然用三戌爲定若冬至在朔翌日而遇戌則三戌在十一月矣若冬至在晦是日而遇亥子則三戌在正月矣非所謂星回歲終陰陽之交也且以十一月正月而謂爲臘月可乎謂宜毋以三戌爲拘或二戌或三戌或四戌要使臘常

不出季冬之月如是而已

儺呼

大儺選百二十人為侲子嚾呼仁傑按淮南書舉大木者前呼邪許後者應之蓋衆聲和呼之義故漢制大儺嚾呼而後世謂之邪呼南史曹景宗臘月于宅中使人作邪呼逐除徧往人家是也近時小說乃作打夜狐不知邪呼自有本字許嵩謂俗呼野雩及野胡亦誤也

年

牟八歐陽公詩本義云牟者百穀中一穀孟子言麰又言麥明非一物若謂來牟爲麥則非爾雅既不爲麥而於爾雅亦無他訓詁旁攷六經牟無義訓多是人名地名仁傑按詩美后稷即有邰家室張敞傳后稷封於斄師古曰斄與邰同然則來牟之來卽斄之省文耳牟訓麥之外又爲器名故志以牟與豆籩偕言之內則亦云敦牟卮匜注云敦牟黍稷器也思文之詩貽我來牟帝命率育蓋言帝賜黍稷之器使后稷所穀以均養四方

之民與生民詩所詠于豆于登義同臣工詩言於皇來牟終之以迄用豐年所以歌詠祈穀之應也然則所謂來牟者指言后稷初封所賜祭器詩文從省而毛鄭乃有赤烏牟麥俱來之誕宜為歐陽公所不取

升

服小紅十一升仁傑按義禮大功布九升小功布十一升鄭康成曰八十縷為一升司馬公禮書云古者五服皆用布以升數為別其經以八十縷為一升蓋當時有

織此布以供喪用者布之不論升數久矣呂氏鄉儀亦云今布無升數且隨精麄以意定之仁傑謂今布不可謂無升數特語轉為知陵切耳鄭謂升當作登登成也而知陵切亦訓為成今織具曰筬者每筬用六成七成多至十五成以上以成之多少為布之精麄大率四十齒為一成而兩縷共一齒正合康成之說麄者齒纔用一縷則是六成實三成耳士夕禮言衰三升亦與此合

中候

竇憲傳發北軍五校注云漢有南北軍中候刋誤曰漢有北軍中候衍南字仁傑曰凡軍皆有候比軍總于中尉故其候曰中候張蒼任人為中候是也其後中尉更名執金吾則中候之官亦隨之而改始元中有執金吾候陳茂是也南軍總于衛尉其候官自名衛候安得有中候耶刋誤言是也又孔融傳拜中軍候刋誤曰漢官無中軍候惟有北軍中候耳字有脫誤仁傑按郭仲奇碑額云北軍中候祝睦碑云北軍軍中候然仲奇碑中

但云拜軍中候不言北軍與額不同郭究碑亦但以軍中稱之者蓋當時官稱所尚如此北海傳當云軍中候其文倒耳無脫字也中候自中興以來始有北軍軍中候之稱其辭或省則曰北軍中候軍中候云

貫脛

馬援傳中矢貫脛東觀漢記作矢貫腓腸仁傑按莊周書腓無胈脛無毛急就章股腳膝臏脛為柱蹲踝跟踵相近聚顔師古注脛胻骨也蹲腓腸也然則脛與腓腸

相近而不同援之中矢實貫腓脹書貫脛則乖其實矣又腓脹亦謂之脊山海經無脊之國脊或作綮郭注曰綮腓脹也莊周書技經肯綮之未嘗集韻以綮為筋肉結處不言與脊通蓋偶忘山海經注

歲龍一

張純傳攝提之歲倉龍甲寅仁傑按龍名有三左傳龍見而雩此謂東方七宿為蒼龍之象又曰虵乘龍此謂歲星木精木為蒼龍故歲星亦以龍名又淮南書以青

龍為天神之貴青龍卽太歲異名王莽銅權銘歲在大梁龍集戊辰者以歲為歲星龍為太歲也魏文昌殿鐘虡銘歲在丙申龍次大火則是以歲為太歲龍為歲星與前說相反然義得兩通至純傳所云按是年太歲在寅故言攝提之歲然又云倉龍甲寅則是龍與歲曡指太歲而言駁矣

歲龍二

倉龍甲寅德在東宮仁傑曰此以歲在寅與甲相值甲

位在東方故也王莽傳亦云倉龍癸酉德在中宫注云癸德在中宫按杜欽言戊土中宫之部今癸北宫而云中宫者以癸為戊妃耳此與純傳小異莽傳又云今年刑在東方是歲壬申申刑寅故也歐陽公集古録載隋李康碑云歲在亥大將軍在酉公謂出於陰陽家前史所未見按此卽張晏所謂歲後一辰為太陰者也抱朴書有諾臯太陰將軍之稱碑用其說

塗山

滕撫傳徐鳳築城于當塗山中注曰今宣州當塗縣山
蘇鶚演義云塗山有四一者會稽二者渝州三者濠州
四者𣓥山國禹娶之塗山今宣州當塗縣也仁傑按書
正義娶于塗山引左傳解云塗山在壽春縣則禹娶塗
山非宣之當塗縣隷太平州按圖經無所謂塗山者則
四塗山之說亦自不審范蔚宗自于郡國志當塗注云
徐鳳反于此章懷太子不悟何也蘇文忠公濠州七絶
有塗山詩云樵蘇已入黄能廟烏鵲猶朝禹會村自注

云下有禹廟山前有禹會村

當塗

荀淑傳再遷當塗長注曰縣在今宣州仁傑按有兩當塗縣一在九江郡一在宣州九江之當塗以塗山得名故城在唐屬濠州是也宣之當塗則晉成帝時以當塗縣流人過江在于湖者僑立為當塗縣隋大業十年屬宣州是也宣之當塗晉成帝始置東都固未之有滕撫傳注亦同斯誤獨下邳惠王傳注謂當塗在今濠州鍾

離縣西南則亦知其處矣顧于兩傳云然所未喻也

兩漢刊誤補遺卷九

兩漢刊誤補遺卷十

宋　吳仁傑　撰

符一

杜詩傳但以璽書發兵詩上疏曰如有詐偽無由知覺可立虎符以絶姦端仁傑按銅虎竹使符始于文帝本于周官所謂鎮圭以召守牙璋以起軍旅者至唐易其制為銅魚大事則兼敕書謂都督刺史改替追喚及軍

發後更添兵馬之類至周顯德六年詔以特降制書何假符契遂廢之張晏曰符以代古之圭璋從簡易也今併廢其符無乃太簡易耶建隆初白重贊在鎮有偽造制書欲誅之者乃知古以符契與璽書並行其慮患遠矣是時去顯德廢銅符纔一歲其弊立見惜無有以是為言者其後宋景文公始請復其制曰今詔書單下恐細人摹寫無以察知願復符節與詔書雙下合而後遣康定初乃鑄造銅兵符云

符二

康定元年有司奏兵符之制漢為虎形今皇城司有木魚契乞用木契形鑄造仁傑按符契用魚唐制也唐律捕得鯉者放之賣者杖六十韋述記上陽宫得古銅器為雙魚狀時以為李氏再興之符蓋以鯉李一音為國氏也武徳銅魚符實用隋京官佩魚之制豈亦以是為李氏之祥歟舊唐史載上元中令五品以上佩筭袋紛帨為魚形結帛作之像鯉之意是也武后改國號周乃

改所佩魚並作龜此與忌卯金而令勿佩剛卯事正相類至中宗復位之歲内外官乃復佩魚然則唐制魚符為李氏設耳後世何取焉

諷

仲長統傳諷于舞雩之下注引論語風乎舞雩包氏云浴乎沂水之上風凉于舞雩之下仁傑按王充書浴乎沂涉沂水也風乎舞雩風歌也説者以為風乾身時尚寒安得風乾身乎充説與統合包氏諸家讀如本字誤

矣

從士

東海恭王傳詔曰東海王臻送終竭哀降儀從士注引左傳晏嬰麤衰斬苴事仁傑按晏子荅家老之言曰惟卿為大夫杜預曰此士喪禮也時之所行士及大夫喪服各有不同晏子大夫而行士禮其家臣譏之故遜辭略合正義云王制諸侯之上大夫卿則卿亦大夫也故注多以大夫言卿孜之春秋凡書大夫皆卿也非卿則

書人晏子所謂惟卿為大夫者言已非命卿不得為大夫則行士禮宜矣其答家老蓋據禮而言非遜辭也當是時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士僭大夫安于習見而不自知其非晏子于此獨能以禮自持觀其與景公論陳氏而言惟禮可以已之可謂知禮矣記禮者言澣衣濯冠之隘與豚肩不揜豆之難為下皆漢儒傳聞之訛晏子不爾也

黄老君

陳愍王祭黃老君求長生福刊誤曰按文黃老君不成文當云黃帝老君仁傑按洛陽上清宮有漢所作石栝窪柈以祠五君者其文惟大老君三字最大蓋尊老子也漢人因以老子為大老君然真誥云大洞之道至精至妙是守素真人之經昔中央黃老君祕此經世不知也則道家又自有黃老君按國相奏王祭天神希幸非冀正以黃老君非經祠耳若所祭為黃帝老子不應謂之天神南史袁君正傳北斗君亦非天之北斗真誥云

別有北斗君以司生然

楊氏

楊震傳八世祖喜封赤泉侯刊誤曰楊氏有兩族赤泉氏從木子雲從才而楊修稱曰修家子雲又似震族亦是揚今書中華陰之族從木從才相半未知所從仁傑按子雲自序其先食采于晉之楊號曰楊侯顔注引漢名臣奏曰晉大夫食采于楊為楊氏食我有罪而滅按晉有兩楊氏左傳霍楊韓魏皆姬姓也此楊侯之國出

自有周支庶為晉所滅者也晉語楊食我生此則所謂晉大夫食采于楊至食我而滅者也食我滅而楊侯之後獨存故子雲以為裔出若曰韓趙魏興而偪楊侯此則不然楊之亡久矣歷春秋二百餘年豈復有故侯也哉晉滅食我以其邑為縣傳云以僚安為楊氏大夫是也杜征南注霍楊及楊氏皆云在平陽以晉志攷之平楊郡楊縣故楊侯國然則食我之邑即楊侯之國也楊揚字畫易相亂耳今于千姓編有從木之楊而無從才

之揚集韻亦云楊木也又姓至揚則雲飛舉也又州名陸法言字書從木之楊注云本自周宣王子幽王邑諸楊號曰楊侯後并于晉因為氏與子雲自序同然則子雲伯起皆氏木名之楊明矣楊次公序世譜甚詳然謂食我為楊侯六世孫又謂赤泉為食我五世孫則非也譜學乖刺多如此類

公輸班

張衡傳春秋元命包中有公輸班班與墨翟事見戰國

非春秋時仁傑曰識書固無足取然禮記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若尚幼般請以機封般與班同則公輸班正出春秋時矣史記墨翟善守禦注引公輸之攻械盡墨子之守固有餘說者因謂有兩公輸班賓戲班輸權巧于斧斤師古曰魯班與公輸氏皆有巧藝故樂府云公輸與魯般此說非是所謂班輸者言般若耳非有兩公輸般一在春秋一在戰國也墨子之書恐非事實又七啓班輸無所措其斧斤李善云公輸若匠師般若之族此

大勝顔氏注然般邻自有兩人山海經般作弓矢故此稱魯般以别之云

偃伯

馬融傳偃伯于靈臺注曰司馬法古者武軍三年不興則偃伯靈臺伯謂師節也仁傑按詩既伯既禱說文禡字注以既伯為既禡周官甸祝表貉杜子春讀貉為百爾所思之百云書或為禡兵祭也然則伯與貉與禡皆同百音實一而已古者兵祭必立表為位兵不出則偃

之佰者表也章懷太子謂伯為師節特揣量云然其實周之罼旗漢之靈旗則古所謂伯也

咸恒

荀爽傳夫婦人倫之始故文王作易上經首乾坤下經首咸恒(案是書避宋真宗諱凡恒字皆作常今依經文改正)仁傑按王昭素謂易序卦云離者麗也諸本此下更有麗必有所感故受之以咸咸者感也凡十四字晁以道舍人古易取此三句增入正文謂後人妄有上下經之辨故例省云按荀卿

書曰易之咸見夫婦故卦序始言天地而不言乾坤此言夫婦而不言咸蓋昭然義見不必申言之也仁傑編次古易十二篇于序卦正文止從其舊

鳥獸之文

爽對策曰聖人作易仰則觀象于天俯則察法于地覩鳥獸之文與天地之宜又曰鳥獸之文鳥則雄者鳴呼雌能順服獸則牡為唱道牝乃相從今易本作與地之宜王昭素謂印本地上脫天字仁傑曰非也上文云觀

象于天觀法于地則旣言天地矣又曰與天地之宜何哉爽傳天字于文爲衍昭素誤因之又鳥獸云文爽訛亦非是太玄曰察龍虎之文觀鳥龜之理鳥獸云者指龍虎鳥龜言之郎所謂觀象于天者下句與地之宜即所謂觀法于地者爽以雄雌牝牡爲解淺矣哉

要子

趙岐傳岐多所述作著要子章句三輔決錄傳于時刊誤曰要當作孟古書無要子就令有之而岐所作孟子

章句傳至今本傳何得反不記也仁傑按古文要作𡝩與黽相近疑孟與黽通岐傳作黽子章句而訛作𡝩耳水經清漳水出大黽谷注云大要谷類此

菴

皇甫規傳親入菴廬巡視將士山谷云今俗書菴字既于篆文無有又菴非屋不當從广皇甫規親入菴廬用此菴字為有據依又翟伯壽籀史載獲古盦云盦音菴仁傑按書大傳高宗梁闇三年鄭康成注闇讀如鶕鶕

謂廬也然則閤之名自有本字菴與盦非正也今人近

瑩結屋正用此名亦古倚廬之意博古圖有卭仲盦自

是器名王充書有菴丘蔽野則與揞同揞掩也烏紺切

庵字篆文無之漢人乃作奄字用見隸釋所載衛尉衡

方碑

畫諾

黨錮傳南陽宗資主畫諾讀者多以為唯諾之辭仁傑

曰非然也此王公守相批籤啓符牒之丈如人主之制

可也宋書載皇太子箋儀符儀關事儀皆曰宜如是事諾奉行潘遠紀聞云前代王府寮吏牋啓可行則批諾晉元帝踐阼頗執謙遜凡諸侯牋奏批之曰諾若字有尾婆娑故謂之鳳尾諾南史陳伯之不識書為江州刺史得文牒詞訟惟作大諾而已至唐始用花押國史補云宰相處分有司花押是也

于越

朱偁傳贊亦弭於越注于語辭猶云句吳之類刋誤曰

按傳注不同當從一作干仁傑按荀卿書干越夷貊之
子呂氏春秋荆有佽飛得寶劍于干越高誘曰吳邑也
按干越即越耳何名為吳邑哉春秋書吳伐越於越入
吳公羊傳曰於越者何未能以其名通也越者何能以
其名通也杜注於發聲也孔疏越是南夷言有此發聲
史官從其俗乃知于越之稱本于春秋所謂於越者左
傳正義云句吳句或為工句工聲相近然則於轉聲而
為于于又轉寫而為干耳字當從注作于

牙門一

袁紹傳拔其牙門注曰即司常職旌門是也仁傑按鄭氏司常注云巡守兵車之會皆建太常孫權作大牙在中軍胡綜賦之曰周制日月實曰太常傑然特立六軍所望亦引用司常事然司常旌門本不言牙南部新書謂祈父爪牙掌武備故旌謂之牙旗王彥賓謂牙璋起軍旅故後世有牙兵牙旗皆不然也按明堂位言商之崇牙者二注謂湯以武受命故常以牙爲飾簨虡則刻

版重疊為牙旌旗則刻繒為牙然則牙旗之設商家遺制也後世牙門此其濫觴或謂商之崇牙乃送葬乘車所建按周制王祀建太常銘旌亦建太常惟其所用耳宜害其為軍旅之用哉

牙門二

孔經父云牙者旗也太守出則有門旗其遺法也後遂以牙傑衙王彥賓云說文衙音語無他音篇韻始收牙音仁傑按秦漢以前衙字見于春秋曰彭衙見于楚辭

曰道飛廉之衙衙漢有長平令衙卿集韻衙偶舉切訛
文行貌一曰縣名在馮翊亦姓則衙衙及彭衙衙氏皆
當讀作語故漢碑多用衙為禦鄭康成注儀禮綏澤亦
云取具香且衙濕聲經音辨曰衙迎也音迓鄭康成說
禮迎衙還之以衙為迓始見于此詩百兩御之鄭亦音
迓蓋禦御與迓聲相近也然猶未為平聲至如淳于前
書衙縣遂音牙淳魏人也豈衙音自魏變迓而為牙耶
凡彭衙及衙氏按集韻鄧名世姓氏書存兩音切謂地

名及姓氏當從一作語不當又為牙音以漢無是音也
衙在漢無牙音而吾乃有牙音允吾騶吾之外疑執金
吾之吾亦當音牙近世乃如本字讀爾蓋字音與官稱
古今各異如車字古皆音尺奢切從漢以來乃有居音
尚書主文書之官與尚食尚衣同古音時亮切而後世
則音常殆類此也

牙門三

集韻衙字注云古者軍行有牙後人因以所治為衙資

暇錄云武職押衙非押衙府蓋押牙旗者前輩遂疑衙集之衙皆當作牙通鑑頗用其說如載正牙奏事南牙文臣之類是也仁傑按牙與衙混淆久矣牙旗之牙獨可施于軍行而衙集之衙上自天子下至州縣之官得通言之蓋今之衙即漢制金吾木吾是也古今注曰車輻棒也金吾亦棒以銅為之黄金塗兩頭御史大夫司隷校尉郡守都尉縣長之屬皆以木為吾然則金吾木吾乃中尉及官府伍伯所執以參于前者故字書以衙

為參天子朝羣臣謂之正衙百官箴謂金吾為吾匡邪

濟自謂我金吾天子押衙統禁旅者稱三衙凡此皆起

于所謂金吾者今三衙所執杖子銀飾端末猶漢金吾

之制至中外官所治曰衙府官吏庭見曰衙參早晚聲

彭曰衙牌門闌走卒曰衙官凡此又皆起于所謂木吾

者若牙門牙帳牙將牙校牙隊牙兵牙內則本于牙旗

之制非用牙字不可也南史侯景將率謀臣朝必集行

列門外以次引進謂之衙門按此正衙參之衙即今所

謂排衙者唐人以羣蜂早晚翔集謂之蜂衙天街兩畔植槐成列謂之槐衙亦取此義不當以牙門為說吳虎臣言牙門事始于侯景獨不記袁紹傳耶

胎息

方術傳王真能行胎息注引抱朴子胎息者能不以鼻口噓吸如在胎之中仁傑按老子書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緜緜若存河上公注天為玄于人為鼻地為牝于人為口鼻口之門天地元氣所從

往來呼吸喘息當綿綿微妙又按許氏氣書人之受胎
于母其生也始于鼻以及于頭面隨母呼吸陰陽之氣
故鼻訓始而抱朴書謂鼻口之間爲人中由此故也開
元中劉知幾欲黜河上公注議者謂其注以養神爲宗
無爲爲體足以修身寧人乃得不廢要亦未易盡廢也

郎君

邛都夷傳以張翕有遺愛乃拜其子端爲太守夷人歡
迎曰郎君儀貌類我府君仁傑曰古者諸侯不稱天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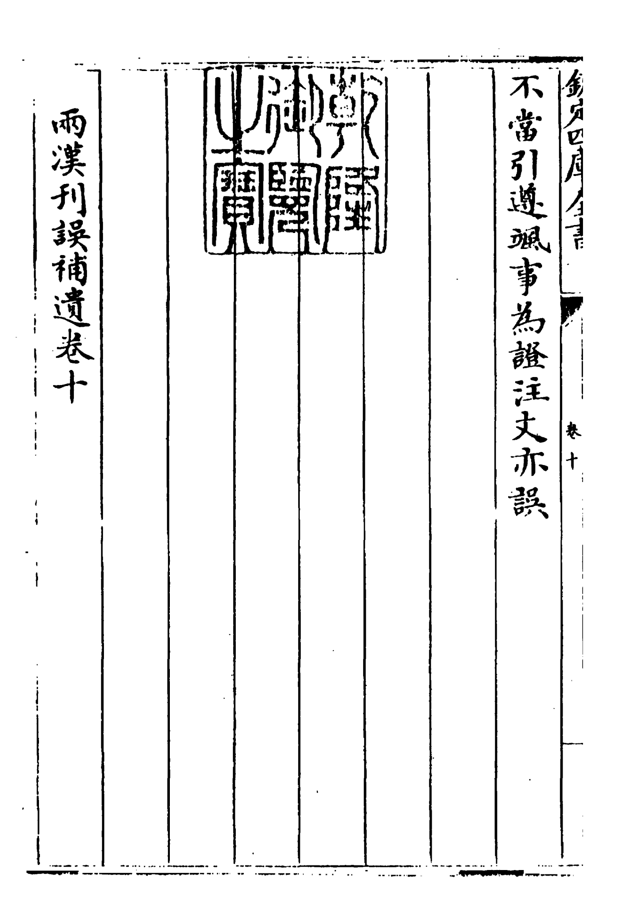
稱君大夫而稱君而稱主春秋之世稱大夫為主君則已僭矣由漢以來相則謂之相君尚書中書令則謂之令君御史大夫則謂之大夫君使者曰使君太守曰府君左右丞相曰左君右君郎官曰郎中君漢制吏二十石以上得任同産若子為郎故謂人之子弟為郎君其稱謂始于此後世家奴因謂主為郎其女若壻亦謂為郎石崇奴券曰市豪筆備郎寫書司馬越女銘曰東海女郎謝安石言王郎逸少子是也又年少亦謂為郎孫

策年少雖有位號而士民皆呼為孫郎凡此其原皆出
漢任子之稱

使匈奴

南匈奴傳光武初平諸夏未遑外事至六年始令歸德
侯劉颯使匈奴仁傑按前書颯與陳遵往使在更始二
年冬是歲光武方為蕭王傳文誤也紀書建武六年匈
奴遣使來獻使中郎將報命傳言單于驕踞對使者悖
慢章懷太子引遵颯相定距事按此年使者自是韓統

不當引遺颯事為證注文亦誤



兩漢刊誤補遺卷十